

中國文學批評問題研究論集

楊松年著

楊松年著

文史哲學集成

中國文學批評問題研究論集
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中國文學批評問題研究論集 / 楊松年著. -- 初
版. -- 臺北市：文史哲，民83
面；公分. -- (文史哲學集成；315)
ISBN 957-547-867-3(平裝)

1. 中國文學 - 歷史, 批評 - 論文, 講詞等

821.8

文史哲學集成

315

中國文學批評問題研究論集

著者：楊松年

出版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

發行人：彭正雄

發行所：文史哲出版社

印刷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
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彭正雄帳戶

電話：三五五一〇二八

實價新台幣二〇〇元

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初版

中國文學批評問題研究論集

目 錄

一、研究中國文學批評所面對的問題：以《毛詩·關雎序》為例的說明·····	1
二、研究中國文學批評所面對的問題：以司空圖《二十四詩品》為例說明·····	19
三、選集的文學評論價值：兼評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寫作·····	43
四、王夫之評選唐代詩人與詩作：《唐詩評選》研究·····	61
五、王夫之評選明代詩人與詩作：《明詩評選》研究·····	93
六、王夫之《明詩評選》與錢謙益《列朝詩集》的比較研究·····	121
七、中國文學評論中的詩文「窮而後工」說：兼論析與比較清代與前代的有關論說·····	147
八、清人對唐詩分初盛中晚四期說的反應·····	181
九、范仲淹的詩文論理與北宋文化的形成·····	199
後 記·····	219

研究中國文學批評所面對的問題：

以《毛詩·關雎序》為例的說明

中國文學批評作品存在着嚴重的主要用語語義含糊，以及理論的表達缺乏系統的問題。我曾經在《中國文學批評作品用語語義含糊的問題》與《中國詩論作品欠缺系統的問題》兩篇論文中分別指出有關問題的嚴重性，並且表示，如果有關的問題不加以解決，將會深深地影響我們對有關的作品的了解與分析^①。基於這種認識，我更撰寫了《王夫之詩論作品主要用語闡釋》，嘗試解決文學批評作品用語語義含糊的問題，以及撰寫了《詩選的詩論價值：文學評論研究的另一個方向》，嘗試就欠缺系統的詩選及選詩中的批語，分析在整理欠缺系統的選者的言論時，如何發掘他們的詩論系統。^②

以上的幾篇論文，都是用中文書寫的，這些作品都收集在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《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論集》中。這個會議的負責人張漢良教授看過我的這幾篇作品，建議我給研討會提供類似的論文。三思之後，覺得只是綜述上述幾篇論文的意見是沒有太大的意思的，不過，如果能夠就一篇有深遠影響的文學批評作品，加以評析，並指出與強調前述問題的嚴重性，倒是有建設性的做法。因此我乃選取對中國古代詩論有深刻影響而且可以說是經典之作的《毛詩關雎序》來論析上述的問題。

(一)

《毛詩關雎序》，又簡稱為《毛詩序》或《關雎序》^③。它

是《詩經》前面的一篇序言，也可以說是《詩經》第一首詩《關雎》的序言。《詩經》中的每一首詩都有一則序言，說明詩的旨意，有時也說明作詩的動機，內容都和詩篇有關。由於文字較少，所以人稱為小序。《毛詩關雎序》的篇幅較各小序長得多，因此，有人又稱它為《詩大序》④。而且它所涉及的，除了說明《關雎》一詩的旨意之外，也兼論及一般詩作的問題。這也說明了前面所說的它可以稱為《詩經》前面的一篇序言，也可以說是《詩經》第一首詩《關雎》的序文的原因。

這雖然是一則序文，但對後代的詩論與詩經學的影響是深遠與重大的。

先說對後代詩論的影響。

《毛詩關雎序》云：

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，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。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，嗟嘆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」

又云：

「情發乎聲，聲成文，謂之音。」

宋代程頤依據此說，要求詩人之觸感必須深刻與誠懇，所寫作品，才能深入人心，甚至感動天地鬼神。《河南程氏經說》云：

「詩者，言之述也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，咏歌之，所由興也。其發於誠感之深，至於不知手之舞，足之蹈，故其入於人也亦深，至可以動天地，感鬼神。」⑤

宋邵雍依據此說，卻以「志」與「情」的含義不同。「志」是抒發對時世的感懷，「情」是受外物觸感的結果。《伊川擊壤集序》云：

「伊川翁曰：子夏謂詩者，志之所之，在心為志，發言為

詩。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，聲成其文而謂之音。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，感其物則謂之情，發其志則謂之言，揚其情則謂之聲，言成章則謂之詩，聲成文則謂之音，然後聞其詩，聽其音，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。」⑥

宋包恢據此強調詩人之志，認為志至詩亦至。《答曾子華論詩》云：

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，今人只容易看過，多不經思。詩自志出者，奚可得哉？志之所至，詩亦至焉，豈苟作者哉？後世詩之高者，若陶若李杜者難矣。陶之沖澹閑靜，自謂是羲皇山人，此其志也。種豆南山之詩，其用志深矣。……唯其志如此，故其詩亦如此。」

宋家鉉翁對「志」另有他的理解，并結合孔子「思無邪」之說論析。《志堂說》云：

「昔日讀詩，深有味於詩序在心爲志之旨，以爲在心之志，乃喜怒哀樂欲發而未發之端。事雖未形，幾則已動，聖賢學問每致謹乎此，故曰：在心爲志。若夫動而見於言，事而見於事，則志之發見於外者，非所謂在心之志也。」

是以夫子他日語門弟子曰：

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無邪之思，在心之志，皆端本於未發之際，存誠于幾微之間。迨夫情動而言形，爲雅、爲頌、爲風、爲賦、爲比、爲興，皆思之所發，志之所存，心之精神，實在於是，非外襲而取之也。」

張戒據以反對詩作專意於咏物。《歲寒堂詩話》云：

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豈專意於咏物哉？」⑦

明徐禎卿據此以言所觸動之情，本無定位。《談藝錄》云：

「情無定位，觸感而興，既動於中，必形於聲。」^⑧

清錢謙益則依此要求詩情必須飽滿，并受到窮時困境的激發而展露。《愛琴館評選詩慰序》云：

「夫詩者言其志之所之也。志之所之，盈於情，奮於氣，而擊發於境風識浪奔昏交湊之時世。」^⑨

《題燕市酒人篇》云：

「詩言志，志足而情生焉，情萌而氣動焉。如土膏之發如候蟲之鳴，歡欣噉殺，紆緩促數，窮於時，迫於境，旁薄曲折而不知其使然者，古今之真詩也。」^⑩

在另一文中，錢氏則據此以強調詩情之真，詩作自由發揮之能動性。《范璽卿詩集序》云：

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陶冶性靈，流連景物，各言其所欲言^⑪者也。」

《毛詩序》又云：

「變風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。發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禮義，先王之澤也。」

後代詩論者常據此說發揮其詩見。俞弁《逸老堂詩話》引盧疏齋語以詩具發乎情，止乎禮義則可得性情之正。其言云：

「夫詩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。《關雎》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，斯得性情之正，古人於此觀風焉。」^⑫

吳喬以發乎情，止乎禮義，即爲性情，即孔子「思無邪」之義，并批評歷代詩作云：

「聖人以思無邪蔽《三百篇》，性情之謂也；《國風》好色，《小雅》怨誹，發乎情也；不淫不亂，止乎禮義，性也。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，亦言此也。此意晉、魏不失，梁、陳盡矣；陳拾遺挽之使正，以後淫傷之詞與無邪者錯出。

杜詩所以獨高者，以不違無邪之訓耳。」^⑬

故在所作之《答萬季野詩問》直云：

「《國風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誹而不亂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，所謂性情也。」^⑭

劉熙載《詩概》亦以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本於孔子「思無邪」，其言云：

「思無邪，子夏《詩序》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所本也。」^⑮

詩論者乃據此直接或間接地提出其論見。

佚名之《靜居緒言》據此要求詩應合物理而具現變化：

「詩發乎情，止乎禮義，合物理而窮變化者也。無壞不成，尺寸繩墨，明人之談類學究；拈指便道，芻狗格律，宋人之語實婆禪。」^⑯

清陳僅據此反對性靈之說。《竹林答問》云：

「詩本性情，古無所謂性靈之說也。《尚書》：詩言志；《詩序》：發乎情，止乎禮義；《文賦》：詩緣情而綺靡。有情然後有詩。其言性情者，源流之謂，而不可謂詩言性也。性靈之說，起於近世，苦情之有閑，而創爲高論以自便，舉一切紀律防維之具而胥潰之，號於衆曰：此吾之性靈然也。無識者亦樂於自便，而靡然從之。嗚呼！以此言情，不幾於近溪，心隱之心學乎？夫聖人之定詩也，將閑其情以返諸性，作不至蕩而無所歸。今之言詩者，知情之不可蕩而無所歸，亦知徒性之不可以說詩也，遂以靈字附益之，而後知覺、運動、聲色、貨利，凡足供其猖狂恣肆者，皆歸之於靈，而情亡，而性亦亡。是故聖道貴實，自釋氏遁而入虛無，遂爲吾道之賊。詩人主情，彼蕩而言性靈者，亦詩之賊而已矣。」^⑰

劉熙載據此要求詩情必須中節，而認為寫詩者，性情能得其節而正，則享福無窮。《詩概》云：

「不發乎情，即非禮義，故詩要有樂有哀；發乎情，未必即禮義，故詩要哀樂中節。」^⑮

又云：

「天之福也，莫過於予以性情之正；人之自福也，莫過於正其性情，從事於詩而有得，則樂而不荒，憂而不困，何福如之！」^⑯

以上只環繞「詩者，志之所之」與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」兩個命題，舉出後代詩論數例，說明它們對後代詩論的影響。事實上，其影響遠不止於此。由「詩者，志之所之」引發之主詩人之志、主詩情之真，由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」引發之主詩情之正、主詩情表達之必須中節不偏急，幾乎貫串在具有濃烈的儒家思想精神的大多數詩論與文論之中。而《毛詩關雎序》中的其他言論，如言「聲成文謂之音」、言詩與時代之關係、言「主文而譏諫」、言風雅頌賦比興六義，等等，也引起後世詩文理論之紛紜討論。此不贅述。從這裏，可以看到後代詩文理論受到《毛詩關雎序》影響之重大。

(二)

然而，如果仔細閱讀《毛詩關雎序》，可發現這是一篇有着許多問題的作品。

首先，它就有着許多前文所提及的用語語義含糊的問題。

就以「情」字來說吧，《毛詩關雎序》文中所用的「情」字至少有下列三種不同的含義：

1. 以「情」字之義與「志」同，均指作者內心的情感。這情

感在受到觸動後，發露在語言文字，即為詩。其言云：

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。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。」②

這裏所用的「情」，在我來看，具泛指之義，絲毫沒有道德價值的判斷。前文提及的徐禎卿據此所言之「情無定位，觸感而興」，基本上能依據《毛詩關雎序》的意思。錢謙益言詩在陶冶性靈，各言其所欲言，也是如此。至於邵雍言志與情不同，懷其時謂之志，感其物謂之情，不是《毛詩關雎序》的本義。包恢強調詩人之志——人品；家鉉翁強調志應無邪，俱賦予理學心性之要求；張戒反對專意於咏物，亦是據此語發揮對詩歌寫作的看法，皆非《毛詩關雎序》原本的意思。

2.以「情」字指生理性的，與生俱來的情感。這種情感未曾受先王教育的薰陶，與受先王教育薰陶的「禮義（之情）」，恰好相對。《毛詩關雎序》云：

「變風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。發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禮義，先王之澤也。」

這裏所指之「情」，是具有道德價值之判斷的，是作者所非議的未受教育薰陶的生理性情感。王夫之在《詩廣傳》中說：「有無理之情」③即是此意。「變風」雖「發乎情」，卻能「止乎禮義」，所以受到《毛詩關雎序》作者之肯定。後世詩論引據此語者，少涉及「發乎情」，多着重「止乎禮義」立論，故引申有要求「性情」、「性情之正」、詩情必須中節之看法。其有言及「發乎情」者，亦在批評情之蕩、情之泛濫而言。

3.「情」字指曾受先王教育薰陶，具有肯定道德標準之情感而言。《毛詩關雎序》云：

「國史明乎得失之迹，傷人倫之廢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

性，以風其上，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。」^②

國史能明辨是非得失，哀傷刑政之苛與人倫之廢，并以此勸諷其上，以求有所改變，其性情自然有得於正，「情」字與「性」字合為一詞，指合乎道德標準之情感而言。

「情」字在《毛詩關雎序》的應用，既然具有上述至少三種不同的含義，因此必須仔細分辨，才能準確地把握其所代表的意思。第一例的「情」字與「志」字意思相同，如把「志」字解為詩人的志向品格，或把「情」字解為「觸其物」，把「志」字解為「懷其時」，是不合作者的原意的。把「情」字與「思無邪」的意思等同起來，也不合作者的意思。我的看法是，這裏的「情」字，是泛指一般受觸動了的內心活動，觸動這內心活動者，可以是「時」，可以是「事」，也可以是「物」，作者沒有明言，因此，更必須作泛指一切影響內心活動的事物來理解。受觸動了的情感外露時，可以抒情，可以咏物，可以題景，作者也沒有明言，也不能只取其中之一項而排斥其他的可能性。後代詩論以《毛詩關雎序》於此強調性情之真摯固然沒錯，然而如果以此認為《毛詩關雎序》只是強調性情之真而不論性情之正，并以此作為「性靈說」之論據，則顯然有斷章取義之嫌，因為文中的其他地方的意思，多主張情感之合乎禮義，詩作必具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^③。這是在掌握這一例中的「情」字所必須認識的重點。

論者在談及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」的時候，所偏重者，多在「禮義」（之情），於「發乎情」之「情」字，則甚少言及，於「止乎禮義」之「止」字，亦輕率帶過，不加詳述。事實上，此二者是此段文字的重點所在。我的看法是，《毛詩關雎序》認為，發乎情者，不僅一般人如此，受先王教育薰陶者亦然，其所以有分別者，在後者因受先王教育薰陶而前者則否，因此，能「止」

乎禮義以善疏導其發，使偏向合乎道德價值之方面而發展，便是《變風》的作者有異於一般人民之處。這一點，王夫之《詩廣傳》就有很好的辨析：

「均是物也，均是情也，君子得甘焉，細人得苦同焉；君子得涉焉，細人得濡焉。無他，擇與不擇而已矣。故知其有餘，不思其不足；知其不勞，不患其不可求，飲食之勿朵頤，非必餒矣。男之勿餒孤；女之勿雉，非必獨矣。遇主不於狗監，非必窮矣。得生不於蹴爾，非必死矣。遲侯之須臾，快聘之千里，亦何嘗抱蔓而歸，望洋而嘆也哉？故曰：發乎情，止乎理。止者，不失其發也。有無理之情，無無理之理。」⑭

「吟咏情性」雖首見於《毛詩關雎序》，後世文論用此語者，多不見及「情性」所具肯定道德標準之義。而泛指情感之真實抒發。如鍾嶸以之論寫詩不以用典為貴。《詩品序》云：

「若乃經國文符，應資博古；撰德駁奏，宜窮往烈。至乎吟咏情性，亦何貴於用事？」⑮

蕭綱也是如此。《與湘東王書》云：

「未聞吟咏情性，反擬內則之篇；操筆寫志，更摹酒誥之作。遲遲春日，翻學歸藏；湛湛江水，遂同大傳。」⑯

裴子野用此以反對時人之擯落六藝，徒事情感之吟咏。所以在《雕蟲論》中云：

「自是閭閻年少，貴游總角，罔不擯落六藝，吟咏情性。」

⑰

嚴羽據之以提倡其詩貴興趣之主張。《滄浪詩話》云：

「詩者，吟咏情性也。盛唐諸人唯在興趣。羚羊挂角，無迹可求。故其妙處，透徹玲瓏，不可湊泊，如空中之音，

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」^②

由以上所說，可以看到《毛詩關雎序》對後代詩論影響甚大，但後世詩論用及《毛詩關雎序》中之用語時，並沒有清楚掌握其原本的語義，而這是《毛詩關雎序》用語語義含糊所造成的結果。

其次，《毛詩關雎序》在文章的組織與論理的層序上也有欠缺系統而形成紊亂之處。

全文可分為五段。

篇首自「《關雎》，后妃之德也」至「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」為首段，說明《關雎》一詩的旨意。第二段，由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」至「先王以是經夫婦、成孝敬、厚人倫、美教化、移風俗」之後，突然轉而泛論詩之發生，詩與樂、舞的關係，詩與時代的關係，以及詩的功用。第三段由「故詩有六義焉」至「是謂四始，詩之至也」，又轉而論及詩的六義，其中對六義之風、雅、頌有較詳細之析說，但對賦、比、興只是略提三者之名稱而已；言及六義時，中又突然插入敘述詩在當時之諷諫的情形與作用。第四段，由「然則《關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」至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」，說明《周南》與《召南》的內涵與精神。最後一段，由「是以《關雎》樂得淑女，以配君子」至末句，「是《關雎》之義也」，再回頭說明《關雎》一詩的意思與特色。（請參閱本文之附錄）

由於文中所言，忽與《關雎》有關，忽又泛論詩的原理問題，忽提及詩之六義，忽又談及詩的諷諫作用，前代學者閱讀此文時，已產生疑問。不但在分段時有不同的見解，更把此文再分為大、小序。如《經典釋文》引舊說云：

「起此（《關雎》，后妃之德也），至用之邦國焉，名《關雎

序》，謂之小序。自風、風也訖末，名為大序。」^②

朱熹《詩序辨說》則認為：

「小序，自《關雎》，后妃之德也，至教以化之，又自然則《關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至是《關雎》之義也。」

又云：

「大序，起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至詩之至也。」

像這樣一篇在結構上，在理論系統存在着紊亂的文章，卻令後代詩文論者奉為經典之作，不僅尊奉，且加稱引以發揮其詩文的見解，實令人深感不安。

不僅如此，《毛詩關雎序》中有不少文句，據羅根澤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的考訂，實拼湊多篇文章字句而成。如《毛詩關雎序》云：

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；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。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。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；嗟嘆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」

《禮記·樂記》云：

「故歌之為言也，長言也；說之故言之，言之不足故長言之，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，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」^③

可見其脫胎之痕迹。又《毛詩關雎序》云：

「情發乎聲，聲成文謂之音。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；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」

《禮記·樂記》云：

「情動於中，故形於聲，聲成文謂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；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」^④

也是如此。《毛詩關雎序》又云：

「故詩有六義焉：一曰風、二曰賦、三曰比、四曰興、五曰雅、六曰頌。」

《周禮·春官》云：

「太師，掌六律……教六詩，曰風、曰賦、曰比、曰興、曰雅、曰頌。」^⑳

只是省卻太師掌教數語，并將六詩易為六義而已。

像這麼一篇短短的序文，其中的文句卻有不少錄自他書而成，所可能發生的問題也是不容我們忽視的。

再者，《毛詩關雎序》的作者是誰，成文的年代是什麼時候，也是衆說紛紜。或以為子夏所作。《經典釋文叙錄》云：

「孔子最先刪詩，以授於子夏，子夏遂作序焉。」^㉑

或以為衛宏所作。范曄《後漢書·儒林傳》：

「初九江謝曼卿善《毛詩》，乃為其訓。宏從曼卿受學，因作《毛詩序》。」

或以為子夏所作，毛公、衛宏再加潤益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：

「先儒相承，謂《毛詩序》子夏所創，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。」

或又以為是孔子所作。《二程遺書》：

「詩之《大序》，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。」^㉒

或以為序中之首句為孔子作，其餘的為毛公所作。王得臣《麈史》：

「《詩序》，……蓋出於孔子，非門弟子所能與也。若《關雎》，后妃之德也，此一句孔子所題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。」

或以為衛宏集錄各家言語而成。蘇轍《詩集傳》：

「（毛詩序），類非一人之辭者，凡此皆毛氏之學，而衛宏之所集錄也。」

或以爲詩人所自作。范家相《詩瀋》引王安石之言云：

「《詩序》者，詩人所自制。」

或以爲序首句劉歆所作，餘衛宏所作。康有爲《新學僞經考》：

「《大序》及《小序》初句，爲劉歆所爲，其餘則衛宏所潤飾，不特爲子夏所作、亦非劉歆作矣！」

因此，直有以係村野妄人所作者。鄭樵《詩辨妄》：

「《詩序》……皆是村野妄人所作。」^⑤

或山東學究所作者。朱熹云：

「《詩序》只是個山東學究等做，不是老師宿儒之言。」

或秦漢經師所作。范家相《詩瀋》云：

「鄭氏所謂《大序》子夏所作，今詳其文義，牽合聯綴，實雜出秦漢經師之手，非一人所作也。」

或經師所傳、弟子所附者。《四庫全書總提要》：

「今參考諸說，定《序》首二語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，以下續申之言，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。」

或以爲弟子們記錄其師說，經整理後而成。曹粹中《放齋詩說》：

「《毛傳》初行於時，猶未有序也。意毛公既托之子夏，其後門人互相傳授，各記其師說，至宏而遂著之，後人又復增加，殆非成於一人之手，則或以爲子夏，或以爲毛公，或以爲衛宏，其勢然也。」

以上所言，有直針對《毛詩關雎序》（詩大序）而言者，有合《毛詩關雎序》及其他小序而言者，其實都與《毛詩關雎序》有關，乃列舉如上。關於這方面的問題，張西堂《詩經六論》有較具體的辨析，可參照。而鑒於此文系統的紊亂與諸書言說的錯